

销魂山水

XIAOHUENSHANSHU ◆ 石永言 著



销魂山水

石永言 著

二〇〇八年八月



放浪形骸

余一生有三大爱好：读书、写作；饮酒；旅游。饮酒在青壮年时，因贪杯豪饮竟至酒场失态，“借酒发疯”大闹地方行政长官，贻下笑柄。

及至年岁稍长，岁月不饶人，渐渐的疾病萌生，便不得不与酒保持一定距离，竟滴酒不沾。呜呼！这一终生爱好，看来便毁于一旦了，不能不说是人生一件憾事。

旅游，始终为我所爱。因为我在其他方面的爱好极少。于是，只好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一有机会，便潇洒走一回。最喜将整个身心融入大自然中。只要将我的身心放在大自然里，心灵，便得到放飞，人世间的名利、宠辱等等，一切的一切，全抛到九霄云外。此刻的灵魂，只有与大自然对接，与山水共语，是人生最开心的时刻。特别是那些个与妻子治琦在外旅游观光的日子，游踪所至，秀山丽水，美景佳地，联翩而来，目不暇接。屐痕处处，是我们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足堪终生回忆，永远不忘。赋闲在家，无聊之时，只要一忆起我与治琦在山南海北度过的岁月，绵绵而又温馨的情愫，便遥遥的远远的隐隐的浸润而来，无限欣慰。哎！不思量，自难忘……



《销魂山水》，即1998年退休十载以来外出旅游留下的踪迹。所到之处，多数与治琦偕行。长相忆：旖旎的长江三峡轮上；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庐山仙人洞里；归来不看山的黄山三叠泉边；西岳华山的烟雨道上；圣地延安的一孔孔窑洞前；天下秀峨眉滂沱的雨夜里……天下许多美景，无不留下我们的游踪，留下一段段情深的旅痕。同时也留下大自然对我们的若干恩赐。

随年岁月的增长，我虽然始终爱着旅游，但系于人生疾病的不可抗拒，有些高山险景，可能渐渐地便上不去了，看不成了。这样，我终生钟爱的旅游，便会日渐稀少起来，这不能不说不是人生的一大憾事。那么，我一生的三大爱好，又将渐渐地失去一个。怎么办呢？那时，只好在家里阅读有关描绘大自然美妙风光的文章，不得不只好卧游神州了。

为了不使十年来发表在报刊上关于旅游的零篇散片逸失，收集起来，由妻拨款自费编印一个集子，以留作十载旅痕的一个纪念，立此存照。另外，还可用一些分赠友人。原拟印制200册，治琦一听立刻建议只印100册。理由有二：一、陋室窄小，无处堆放；二、现在的出版物又多，朋友之间的赠书也就多了起来。如果不是挚爱亲朋，收到的赠书，好一点的会放在书架上，让它有一席之地。多数的则随便一扔，到时便作门外叫喊收买废书废报者的筐中之物。那样，岂不悲乎！妻的话，仔细思之，不无道理。其实，印制100册与200册，其价格相差无几。我知道妻不是吝啬几个钱。于是，欣然采纳。拉杂述之，聊以为序。

2008年7月3日—12日

于遵义老城杨柳街寓所



目 录

放浪形骸（自序）	（1）
黔东南行（三首）	（1）
南泉纪事	（3）
酒乡忆	（6）
竹海瀑乡	（9）
大乌江即景	（12）
斜风细雨弄扁舟	
——旅途随笔	（14）
太极洞记趣	（16）
阳明洞小记	（18）
乌江扫描	（20）
一桥飞架	（22）
二郎山之忆	
——川西，沿着红军足迹之一	（24）
跑马山之恋	
——川西，沿着红军足迹之二	（26）



泸定桥情思

——川西，沿着红军足迹之三 (28)

安顺场风浪

——川西，沿着红军足迹之四 (30)

流觞曲水 (32)

圣地情结

——五访延安记略 (34)

群星璀璨

——中国现代文学馆巡礼 (42)

重登黔灵山 (46)

华山遇雨 (49)

蜀南竹海 (51)

乘车记趣 (53)

吴公岩 (56)

游三阁公园 (58)

遥望丙安 (60)

感受大板水 (62)

放舟偏岩河 (64)

秋游百花湖 (66)

扎西散记 (68)

冰雪的馈赠 (74)

延安窑洞 (77)

赤水河探源 (79)

井冈瀑布 (81)

感受重庆 (83)

庐山瀑布探源 (86)

浔阳江头 (88)



龙岩女子	
——闽西赣南纪行之一	(91)
长汀英魂	
——闽西赣南纪行之二	(96)
共和国的摇篮瑞金	
——闽西赣南纪行之三	(101)
云石山上	
——闽西赣南纪行之四	(105)
赣南情思	
——闽西赣南纪行之五	(109)
漂流神农溪	(114)
厦门炮台远眺	(117)
鼓浪屿之恋	(120)
五老峰下	(123)
天下第一书院	(126)
李家寨考察记	(129)
扬州再访	(134)
黄山之旅	(137)
三峡断想	(140)
忧乐蠡湖	(143)
刀靶水——红色旅游线上的一颗明珠	(148)
水乡周庄	(151)
三亚黎寨素描	(154)
湄潭潭畔水如眉	(157)
皖南行	(161)
夜游秦淮河	(164)
凭吊白岩沟	(167)



一个心底无私的人	
——瞻仰淮安周恩来故居	(171)
沧桑的张闻天	
——瞻仰上海浦东张闻天故居感言	(174)
一个促成遵义会议召开的人	
——瞻仰泾县王稼祥故居	(177)
一个严于解剖自己的人	
——瞻仰无锡秦邦宪（博古）故居	(179)
平凡与伟大 朴实与崇高	
——瞻仰上海青浦陈云故居	(182)
又到江南	(186)
登梵净山	(190)
亦慈亦让沈从文	
——参观沈从文故居	(193)
游湄潭仙谷山	(197)
游桃花潭	(200)
名船名舰巡礼	
——参观嘉兴船文化博物馆	(203)
山水太极图	(206)
登烟雨楼	(209)
黔灵山访僧友	(212)
江南水乡——乌镇	(215)
平正的思念	(219)
拜谒黎庶昌墓	(222)
深秋，回龙寺听讲佛经	(225)
土城归来	(228)
黄龙溪纪游	(232)



黔东南行（三首）

镇 远

冒暑寻幽来镇远，
洞中一日变神仙。
圣泉洗耳心犹爽，
佛殿听禅兴未阑。
远眺长桥奔铁马，
近观飞阁绕香烟。
潯阳河水明如镜，
我欲乘舟上九天。

潯 阳 河

画舫清晨下潯阳，
云林雾里郁苍苍。
凌空飞瀑彩练舞，
映日深潭翠玉扬。



已觉五溪奔眼底，
犹疑三峡到侗乡。
多情孔雀开屏美，
博得游人笑满江。

云台山

奇岩诡石聚黔东，
峻峭云台鬼斧工。
古寺悬崖惊半险，
新茶翠竹喜葱笼。
老树鸣蝉岭愈静，
清溪流婉山更葱。
未绘苗乡新景致，
此身已在画图中。

1997年6月



南泉纪事

凤凰山上甘甜的几眼泉水，每次与妻登山练身，总要去看看她们各自的容颜，或品尝她们各自的美味。听说城南白岩沟的青山中，还有数股清冽味甘的泉水，于是总想去看看。初冬的一个星期日，趁天气晴和，我们便向城南出发了。出门的时候，妻拎着两只小小的塑料桶，说顺便带一点泉水回来。

昔日提起城南的泉水，首推“官井”，与红花岗麓的“红花碗井”、磐安门边的“白沙井”等名泉齐名。但由于“官井”地势低洼，四周高楼不断涌现，这眼美好的泉水给地下的潜水给污染了，故井虽在，可没人饮用，名存实亡。

披着漠漠的冬阳、沿红花岗麓的毛石路，我们深入到山中，人烟越来越稀少了。只有取水者挑着塑料桶或塑料瓶闪悠闪悠的与我们擦肩而过。不久见路边有一泉水，从铁管中漫溢出来，排成长队的挑水者在那儿尽心尽力的等候。我们是为造访这一带的泉水而来，无心在这儿等候，在得知前面还有数眼泉水之后，遂又继续前行。

小路虽然有些崎岖，乱石梗脚，但在这不冷不热的晴和



冬日外出郊游，也还怡然自得。须臾，我们便来到城南泉水集中之地，约有三、四眼清泉，经人们大致的修葺，泉身也还大致成形。每眼泉，好心的人悉用淡黄的沙石板块镶嵌成一口口井，涓涓的细流，汨汨注入小白中，琼浆玉液，潺缓清纯。这几眼泉水相距不远，睥睨相望，都有汲水者在那儿等候。

既然带来了盛水的小塑料桶，不致空手而返，妻选择了一眼人少的泉水，停候在泉边。但泉细水微，等水的人虽不多，也不是片刻可得，天空虽然有阳光照耀，但寒风侵身，时间长了也不是滋味。我犹恐受凉，劝妻不等了，还是打道回府的好。于是我们拎着空塑料桶悻悻地踏上归途。

走不多远，见一健壮的农妇挑着一付菜篮子从城里返回家园，一见便知是卖菜而归。我们便停下来与之攀谈。农妇见我们拎着空桶而返，问其故，妻答之。她则热情地说：“走，到我家去，舀一点水给你们，我家的石水缸装的是泉水，你们怎么就空手回去呢？”

我被归途中与之邂逅的农妇的盛情感染了，心想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当今，天下会有这样的好人？但同时心里泛起一缕疑虑，低声对妻说：“怕要钱吧，她不会白送水给我们。”

但妻毫无一点疑心，却爽快地轻声回答道：“不会的，你怎么拿怀疑的眼光看人。”

在青草丛生的小径上，我们边走边聊，绕过几垅菜畦，一会便到农妇家。有一老媪在屋外晒太阳，见有不速之客至，冲我们一笑，并一边招呼狂吠的黑犬。农妇对我们说，这是她的八十多岁的母亲。接着她的丈夫从屋里出来，招呼我们



进屋烤火，并倒茶递烟。农妇向丈夫说明我们的来意后，他俩当即揭开石水缸上的盖板，用缸子为我们装起水来。一边装一边说，缸里的水，是他们用水管从那排队等水的泉水处汲来的，白天等水的人多，故多在下半夜才有一股细如麻线的水注入水缸。听到这，我心里立刻涌动着一丝不安，心想，盛在石水缸中这些甘醇的泉水，不知要多么长的时间才能积贮起来，多不易啊。可是农妇一家却慷慨地给了我们，丝毫没有提到阿堵物之事。当初我的怀疑，是多么的不应该啊！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在心里暗暗遣斥着自己，泛滥着一种不安与内疚的情绪来……

离开这个农家已经有一些日子了，但我始终怀念着红花岗麓那几间红砖瓦房，什么时候，我一定要再去看看，捎去一声问候……

1997年12月



酒乡忆

好久没有到酒乡仁怀来了。今年初夏一日，下榻仁怀宾馆一幢小楼，却勾起我一段回忆。

几年前的1983年，也是一个春末夏初莺飞草长的时候，我陪同美国友人、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夫妇以及谢伟思先生来到酒乡，也是住在这个房间。不同的是，那时这里不叫宾馆，名曰“仁怀县招待所”。而彼时的楼房比较简朴，未贴瓷砖，楼内亦未装修，更无抽水马桶之类的设施。所以今日住进之后，我怀疑是否是当年曾经客居过的处所。因与此楼相连的地方，又耸起宾馆的一幢楼房，颇具现代气氛，与昔日所见变化较大，因以疑之。

那一年索尔兹伯里先生的仁怀之行，是为了完成他的一部举世瞩目之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而来。因为仁怀的茅台渡口是红军长征三渡赤水河的一个主要渡口，他要亲履斯地踏勘。而在未到中国之前，他曾在国外的一些文章里看到，红军来到茅台，军中的顾司李德，因陶醉于茅台美酒而酩酊大醉。部队出发了，而顾问仍泥醉在宿营地不醒。周恩来知道后，赶快扶顾问上马，于是李德摇摇晃晃地在马



背上才随军渡过赤水河。

索氏有感于这段历史趣闻，就在他下榻的仁怀招待所提出欲去看看茅台酒厂的要求，想去看看这闻名遐迩的酿酒胜地，看看李德及红军数十年前曾经醉倒过的地方。按理说，索氏的这一要求并不过分。但由于当时的情形，特别是像茅酒厂这样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企业，似乎不能让外宾参观。当译员婉转地向索氏表白这层意思后，我看见年近八旬、满头银丝的索尔兹伯里先生，恼怒地瞪着一双混浊的黄眼，叽哩哇啦地讲开了。一边讲一边将手放在裤兜里，在有限的房间里来来去去，步子迈得还有点儿大。同行的我们，无不对索氏的激动感到“震惊”。他的夫人在一旁也大声地讲个不停，以面部表情视之，似乎表现出对索氏的不满。

我由于是英语盲，不知索氏所云。当索氏的情绪恢复正常，译员离开房间之际，我当即向译员询问。译员笑笑，说索氏讲他是为搜集红军长征史料而来，不是搞情报的，他不会刺探茅酒酿造的工艺回国去开办酒厂。为什么不让他去茅酒厂参观，他不理解。索氏的夫人见丈夫过于激动，说话有些偏激，规劝他要冷静点，不能这样。

见索尔兹伯里先生为不让他参观茅酒厂而生气了，同行的省外办负责人当即电话请示上级。结果，是以参观茅台酒厂附近的小酒厂代替之。

当我们驱车茅台镇参观一两个生产简单的酿酒作坊时，我看见索氏兴趣索然。回到中枢，当晚仁怀县政府在招待所设宴招待索尔兹伯里先生，并为之“掣怒”。本来，索氏是可以喝一点烈性酒的，在未来仁怀的遵义宴会上，我见他喝了两杯茅台酒，赞不绝口。可是此时的他，却滴酒不沾了。是



否参观茅酒厂受阻的情绪，仍在他心际“作怪”呢？于是对茅酒产生出一点反感的“抵触”情绪来呢？……

出生在中国的谢伟思先生，却是个既喜欢中国辣椒又喜欢中国白酒的友人，他见索氏不喝茅台酒，席罢，他高兴地拎着未曾启封的茅酒，笑着对我们说：“拿着去路上喝”。

索尔兹伯里先生沿着红军长征路线采访结束，回到北京，当记者请他谈谈感想时，他幽默地说，为了他搜集写作素材，一路之上，中国都大开绿灯，只是在仁怀受了一点挫折，茅台酒厂的大门不向他开放，只有感到遗憾了。

今日的茅台镇，今日的茅台酒厂，比起十多年前来、又是一番景象了。滚滚的赤水河畔，高楼耸立，横跨赤水河的桥头，由江泽民同志题写的红军四渡赤水河纪念碑，像迎风招展的风帆，鼓舞人们向前。酒厂内，簇新的建筑以及展示酿酒历史的酒文化博物馆，更令人遐思不迭。令人不无遗憾的是，索尔兹伯里先生已经作古，他在大洋彼岸留下的遗憾，我们无法给以弥补了。不然的话，欢迎他再莅临酒乡，茅台酒厂的大门一定为友人敞开。

1999年5月



竹海瀑乡

贵州西北都与四川一衣带水的赤水市区，可以说是竹海瀑乡，竹的王国，千瀑之乡。

漫步竹海，你俨然生活在绿色的王国。千株万株楠竹，披着绿色长衣，亭亭玉立，临风翩跹。破土而出的若干小竹笋，似一个个新生幼儿，绕膝竹间。那十丈洞、四洞沟的瀑布群，更以万方仪态，留驻人们脚步。或似花果山水帘洞；或弯弯似一勾新月；或似飞蛙雄踞坛上；或似白龙自天而降。一曲瀑布与一曲瀑布相异。四洞沟一洞一景，洞洞生辉。

漫步在四洞沟用石块铺成的山径上，绿竹掩映，水声潺潺，移步移景。而山溪中乱石间丛生的小树，婉曼婀娜，又似一个个天然盆景，赏心悦目。伫立四洞沟最高一曲瀑布“飞龙瀑布”下，虽值盛暑，但瀑布的飞珠溅玉，蒙蒙水雾，定令你浑身清凉，透彻心脾，真不愿遽尔离去。于是，赤水便成了人们的旅游之地，因濒临四川，故四川的游客远胜贵州。据市内有关人士介绍，百分之八十来自重庆，甚有成都的远足者。用四川旅游者的话来说，他们来赤水的目的是为了“洗肺”，欲来这儿卸掉城市工业及其他的污染，呼吸一下竹海瀑